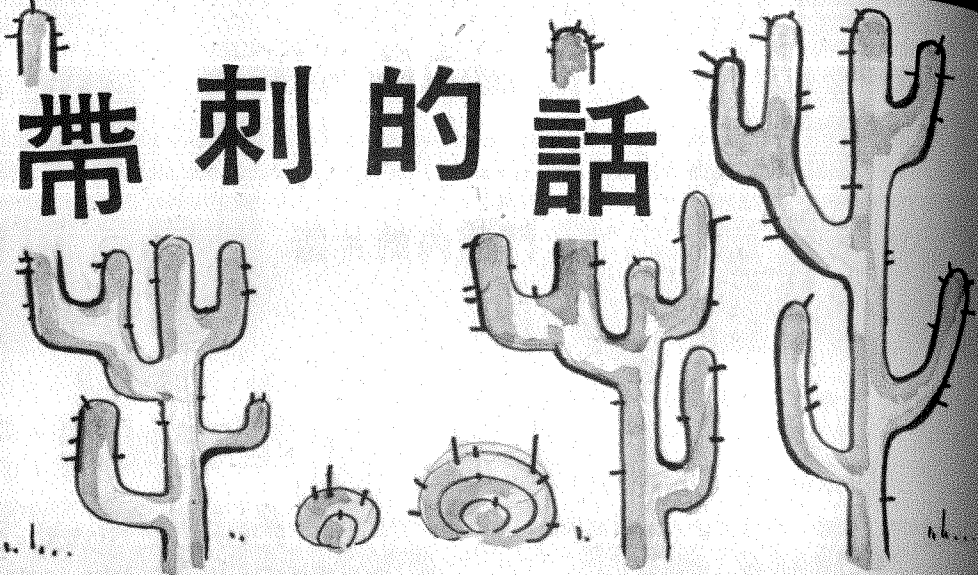


帶刺的話



有人說：「新生該痛痛快快玩。」我不認為，也沒痛快過。玩樂的時刻畢竟是屬於沒有記憶的日子，生命是不允許空白的。高興不一定是幸福與充實的象徵，你憂鬱過嗎？有時殘酷的刻劃，才能激起人生的共鳴。

悲觀與樂觀如同主觀與客觀是常為人所濫用批評，當人置身於哲理中時這些字眼是沒有絲毫意義，不要逃避悲觀以安慰自己，不要誣人主觀以蒙蔽真理，真實在悲觀中才能建立真正達觀，主觀的融合才能有客觀的認同。

醫學是屬於窠臼式的知識，它是需要藝術與思想的潤澤，沒有思想的藝術是無謂的組合，缺乏藝術的思想易流於虛假的夢幻。你單調嗎？你需要憑藉迷信式的信仰麻木自己嗎？何不趁此時創造自己！人生本是倥傯，但不能忽忽。

我喜好沉思與冥想，因為它能帶動我行動與價值感，人是不能不想，只是不能胡思亂想，必須要有系統，有步驟地思索，思是不能斷章取義地拿一個問題研究，因為當如此思慮時，可能所根據的原則本身便是錯誤的。思索不

曾志仁

能脫離實際，實際不同於現實，思索更沒有致終止，當一個人說他不再想的時候，便是死於死亡。

現在的學生，生活已趨於奢侈，物質追求也超過精神的渴望，人是不當過分注重物質的享受，過分注重物質的享受，便是不懂得享受，讓金錢埋葬自己的人實際上是最貧窮的，時下現實與成熟已成為實際的畸形。我們學校小，對外成績亦不錯，唯獨這些風氣……

許多人都喜歡以情理二字來解釋情感，而藉口以理智壓抑情感，其實情感本是週一部分，在人性裏，情感是少有的美德之一，是許多人却要戕害情感而代以樣板式的冷理智趨於冷漠就成機械式的教條，情感所剩的只是修飾與昇華，而不是抑制與遲鈍化，我們可以不讓感情洋溢和敏銳，這樣生活會更燦爛，人生本當如海潮之沖擊，才激得起浪花。

思想只能啟發而不能貫輸，說些古重帶刺的話，只想撩你思緒與理想。

回國求學有感

李瑛 一來自美國
許世寬 一來自日本



李瑛

一直到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中我才真正決定要回台灣來讀醫學院，於是我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每天仔仔細細的，一字不漏的讀中央日報航空版，一方面增加閱讀中文的能力，同時也可多了解一些當時台灣的情形。因為太久不寫中文字，早已忘了許多，只記得一些較常用的字眼，會話方面舌頭也不太靈活，講話總夾著一些英文字，但總是安慰自己一切很快就可再跟上了，只要到了那種環境中，學起來就快了



一字不漏的讀中央日報航空版

由報紙上及附近中國留美學生口中多少我已知道一些台灣的近況，改變了許多，但是想像不出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於是自己作了不少猜測，幻想著可能發生的事。然而當我由機艙步出松山機場起我已發覺我的猜想與事實相差很遠，以後發生的事對我實在是一連串出乎預料的經驗。

首先我注意到街上的交通，主要道路都是寬大平坦的，確實與我記憶中的不一樣，令我驚訝的是來往的車輛種類真多，在美國路上走的只有行人和汽車，但這兒路上有腳踏車，機車、小汽車、大巴士、貨車等等，而且全部穿插著流動；而超車又是另一回事了，幾乎每一方向都可能車輛插進來，那時的我坐在車中真不知眼睛該注意那裏才好，不論看那兒都會使我空緊張一番，更另我擔心的是那些想過街的行人，幾乎是冒著生命危險由路之一邊到達另一邊，因為有些交叉路口沒有紅綠燈，起初到台灣的那一陣子我從來沒有也不敢一個人上街，過街更不用提了。我想如果讓紐約的計程車司機看一看台灣的計程車司機怎樣爭取時間